

雪拥 蓝关

下册

的灰 著

赢尽天下喝彩，
只愿守护你一人。



作家出版社

雪拥蓝关

的灰
著

下册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拥蓝关 / 的灰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5063-8142-0

I. ①雪… II. ①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1275 号

雪拥蓝关

作 者: 的 灰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策划编辑: 宋迎秋 黄 静

装帧设计: 弘果文化传媒

封面绘画: 夏小茶 Melody

内文版式: 悦 越

出 品 方: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30

字 数: 650 千

印 张: 34.7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42-0

定 价: 56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第一章 > 蜈蚣岭 得有多少神力在共同使劲儿，才能成全这一次的遇见。
- 016 第二章 > 古城会 能够与戏为伴，日子都微微地闪着光彩。
- 031 第三章 > 四郎探母 心是情之所系，情是漫长的时日里，一丝丝一缕缕编织出来，紧密相连，牢不可破。
- 053 第四章 > 金钱豹 戏台是个随时都在变幻的空间，而台下看客，倏忽来去，几乎没一位能陪到剧终。
- 067 第五章 > 风云会 那双眼睛总是黑黑的，深深的，笑的时候也是，自己仿佛就陷在那不见底的深潭里。
- 083 第六章 > 连环计 逃是要逃的，那样活着，还不如死。
- 102 第七章 > 八大锤 爱情应该是热烈的，温暖的，带给彼此最完满的幸福与快乐。

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，越是会按照它的轨迹发生。

小商河 > 第八章 123

她也未曾扮上，只一身素净的水衣彩裤，轻，薄，紧
紧贴着腰身，比多少华丽衣衫都更吸引人心。

翠屏山 > 第九章 138

这女人的身上，似乎散发着一股强劲的逼迫力，每次
略一欺近，他就想逃跑，更别提这样咄咄逼人地凑上
身来……

鸿门宴 > 第十章 154

他知道了，她背后做的一切，他肯定是知道了。

铜网阵 > 第十一章 172

爱一个人，是要为他，还是为自己？

红鬃烈马 > 第十二章 192

他最爱的那个人，竟因为他最爱的这件事，而终不能
陪伴在他的身边……

射七郎 > 第十三章 217

人生之事，原本都是这样。曾经以为无法接受的痛、
不能治愈的伤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渐渐都被厚实的硬茧
包裹，变得刀枪不入。

玉堂春 > 第十四章 236

255 第十五章 > 杀四门
如果没有那夜，是不是就不会伤心？但是，如果没有那夜，终生也不会甘心……

277 第十六章 > 伐子都
她愿意这样辛苦但是愉快地工作着，把自己细密的心意，都绣进一幅幅精美的图案里。

294 第十七章 > 独木关
天青又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，碎得一块块、一片片，散落尘埃，无法收拾。

314 第十八章 > 一箭仇
她不必再计较输赢，情爱这回事哪有输赢，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拼来的幸福，终不负这一程相伴。

337 第十九章 > 三岔口
我希望你们到那时候，都还是亲如一家，无论各自迎着什么样的日子。

362 第二十章 > 飞虎梦
一个人要修行几生几世，踏遍几重关山，才能得到一个相知相契的爱侣？

385 第二十一章 > 夜奔
纵然伤心已到极处，他的泪，也只能流在心里。人人看到他的戏，谁能看到他的心？

一个好角儿，他能用四功五法，将宇宙万物、浩瀚天地，都送到你面前来。

雪拥蓝关 >

第二十二章

405

再也没有任何的阻碍，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，能将他与她分开。

龙凤呈祥 >

第二十三章

428

纵使在茫茫黑夜里，有了她，就如有一道阳光将整个生命照亮。

风波亭 >

第二十四章

443

这一刻，终于来了，和她想要的，一模一样。

恶虎村 >

第二十五章

466

最担心暴露的秘密，最恐惧揭开的谜底，不想躲藏了这么久，最终还是逃不开这图穷匕见的一刻。

长坂坡 >

第二十六章

484

就在这一瞬间，天青决定，上前救场。

挑滑车 >

第二十七章

501

将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看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

安天会 >

第二十八章

518

鸣谢

540

第十五章 杀四门

“刚才听列车员说，火车站撑不了多久，照现在这势态，转天儿就会落到日本人手里，到那时候，咱们可就逃不出去了。”

“那，怎么办？明早搭车还来得及吗？”

“没钱买票啊……这要太平年月，戏院赊个账，或者哪怕街头卖个唱，怎么着都能弄几个钱来，现在……”

天青蹙着眉头，凝望着暮色中的皇姑屯火车站。已经不再有客车驶出了，站台依然混乱着，不少没能挤上车的乘客拥来拥去，呼妻唤子，哭爹喊娘。他和妃红站在一座大钟下，眼看指针锵锵地走向晚上八点，两人商议来商议去，却依旧束手无策。

“要不，先回城里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慢慢再找机会？”妃红在晚风中簌簌发抖，抬手拉了拉肩上的围巾。

天青脱下自己的夹袄，为她披在身上：“不成啊，城里不能再回去了，今天出来时，过了多少关卡！稍微有个闪失，就像吟香那样……”他攥紧了拳头，“沦亡之恨，竟至如此！……或者，今晚在这儿先宿一宵，明早我回城里，找大戏院要戏份，尽快回来。你在这儿别离开，若遇见机会可以走，就先走，不用等我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天青？你是为我才错过车的！我自个儿走了，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？”妃红拉紧了肩头的夹袄，袄上还带着天青的体温，那么厚重，那么暖，“明早，我和你一起回去，弄得到钱，一起走；弄不到钱，就一起留下！”

天青心里感动，微笑道：“别说傻话，我一爷们儿，怎么都能回去，你姑娘家，买不到车票，还能怎么回去？留在这儿多一天，就多一天危险。没听他们说么，日本人连老太婆都不放过的。你若能好好地走了，我自会想办法离开这儿。”

“不，我要陪着你！”

妃红昂起头，一双秋水眼闪闪发亮。这个男人，刚刚不顾一切地留下来救她，她念他的好！她的眼光没错，他，就是她的盖世英雄，哪里还能找到第二个男人，像他这样强大，这样可靠，这样舍生忘死地对她？她信赖他，仰慕他，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他。危险，危险有什么重要？她筱妃红，半生走南闯北，什么危险没经历过，能和眼前这个男人在一起，再危险的境地，都是天堂！

天青苦笑着，摇了摇头，正待说话，忽听背后传来悄声议论：

“娘的，火车是坐不成了！趁夜扒车走吧！皇姑屯往北平的货车很多，拉什么的都有，随便扒一个，不用花钱！老子打小儿就扒过，安全得很！”

天青转过头，见是六七个工人模样的人，都面色黝黑，身上裹着大棉袄，腰间用麻绳系着，聚在大钟另一面，凑在一起低声商议。几句话说完，他们悄悄走到站台尽头，溜下轨道，向站台对面跑去。

天青与妃红四目交投，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，急忙跟在后头。夜色中，只见那几个工人接连穿过几组轨道，在一列列停着的车皮间绕来绕去，最后看准了一列很长的列车，相互挥挥手，顺着车皮外壁的铁圈把手爬上去。天青拉着妃红，飞跑到这列火车最后面一节车皮边，帮着妃红拉住把手爬到车皮顶端，翻身跳入，自己也爬上去，纵身一跳。落地松软至极，原来这节车皮装的是满满的沙子。两人摸索着爬到车边，紧紧靠在一起，缩着身子，躲在车皮壁子下面。

寒冷的秋夜，星星和月亮漠然挂在天边，照耀着这片被铁蹄践踏的大地。忽的一声汽笛响，天青扒的这列火车，剧烈地震了一下，缓缓开动了，驶出站台之后，不久便奔向西面，正是北平方向。四壁隆隆声中，天青望了妃红一眼，她正仰着脸，专注地凝视着自己，面容于这样的黑冷中也仍然充满期望与喜悦。天青心中也是一片舒畅，附耳道：“睡吧，没准儿睡醒就到北平了！”妃红嫣然一笑，点点头，将身上夹袄穿好，信任地靠在天青肩头，闭上了眼睛。

也不知开了多久，好像还不到一个时辰，天色仍是漆黑，只有月光如银，火车突然哐当一响，慢慢停住了。天青紧张地自车壁缝隙向外望，却不是站台，而是一个山坡上，两边都是浓密的树林。妃红也醒了，两人竖起耳

朵听着。

起初很久都是一片寂静。

后来渐渐传来声音，人的说话声。许多人从前面沿着轨道走过来，大声的对话，越来越清晰，却听不懂。

这……不是中国话……

远处车皮里忽然传来一声绝望的尖叫，一声枪响之后，叫声戛然而止。随即一片混乱，枪响，人喊……天青探头看去，只见一个个黑影正拼命跳下车皮，四面八方地向树林跑去，车皮两侧，是身穿刺眼的黄军装的日本兵，有的在向树林开枪，有的正往车皮上爬，还有的向着天青的方向跑来。火车最前方，是一个弯道，从天青的车皮里，可以清楚看到闪耀的红灯下，横着一道路障，两旁有卡车，有日本兵……

他们撞见了日军的检查哨。

天青拉着妃红，不顾一切地从高高的车皮上跳下来，顺着山坡冲进下面的树林。山坡上枪弹乱飞，天青只听得耳畔嗖嗖作响，背后一片听不懂的日语号叫，死亡紧紧地追赶着他的脚步，他什么都来不及想了，再向前冲可能会死，但若停下来必定是死，眼前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拼命地逃。妃红紧跟在他身边，也飞快地跑着，撞见什么，踩到什么，都不顾了，两人趁着午夜的这点黑暗，向着陌生的山坡下面，直冲过去……

“老爷，老爷，别气坏了身子！咳，姑娘，你也真是的，服个软儿吧！咳……”

颜佑甫张着两手，热锅蚂蚁似的在堂屋转悠着，一会儿劝林墨斋，一会儿劝樱草。林墨斋满脸紫涨，鼻子如大烟囱一般冒着热气，在桌前踱来踱去。樱草还是那身跑得一身尘汗的袄裙，头发凌乱，跪在地上。她的脸色，正和林墨斋相反，一片惨白，眼神空洞茫然。

“反了。”林墨斋打牙缝儿里迸出字句来，“跟我玩花招，逃到戏子家去。别以为家有喜事，我就不能打死你！”

“老爷呀，老爷，”颜佑甫还在旁边劝着，“五姑娘没想逃，这不，谭爷孙爷带人去九道湾一找，她自个儿不就出来了么？”

“你闭嘴！”林墨斋满眼凶光，“她敢不出来！我告他们诱拐！都是你和稀泥，上次放过那个姓靳的，就不应该让他出了府门！今天这事，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你叫老谭马上去，把他手指头全剁下来，呈我为证！”

颜佑甫两腿发软，一时不敢再开口，慢慢向门外趑去，眼角瞄着樱草。但是樱草就像没听见一样，毫无阻拦之意，跪在那里只呆呆望着前方。

“五姑娘，还不赶紧……”颜佑甫轻声说。

樱草的眼睛，慢慢转向他：

“您去吧，叫谭爷找着他，把他手指头剁下来。”

这下子连林墨斋也怔住了。他凶暴地走到樱草身前：

“你！又玩什么花招？”

樱草惨然一笑：

“求您了，爹爹，去找他，捉住他。您不是说，林府的势力，不仅仅在北平么？您派谭爷孙爷，去沈阳找他，只要他还好好儿的，捉回来，让我见上一面，剁他手脚，随您的便。胜过现在，想陪他一处死，都不知到哪儿死去。”

林墨斋缓缓坐回太师椅：

“噢，奉天，落到日本人手里了！报应啊，勾引我女儿的下场！听说日本人捉了人，手段可毒得狠，砍头，活埋，喂狼狗掏心的？”

“爹爹，您为了自己的脸面，就快失了人性了，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分别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爹爹，”樱草仰起头，神色依旧凄凉，却带了一丝坚毅，“您对女儿，可曾当作一个人来看待？为了所谓的脸面，丝毫不顾女儿的幸福。女儿总念着孝道为先，对您逆来顺受，却又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喜欢的人，失落在外，生死不明，想我当初见他最后一面，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叫他忘了我！事到如今，我这心里才明白，我根本就不能没有他，失去了他，我跟死了有什么两样？我恨我听您太多，我恨我念着他太多，那天我就应当不管不顾跟了他走，他生死残病，我都陪着，好过如今，两下里不明不白！”

“你！反了！”

林墨斋抓起茶碗，照着樱草掷去，颜佑甫阻拦不及，砰的一声，已然砸在樱草额角。樱草向后一仰，坐在地上，茶碗碎裂，茶水与鲜血混在一起，沿着脸颊流下来。颜佑甫一声惊呼，手忙脚乱，而樱草只是冷冷地直视着林墨斋。

“爹爹，”她慢慢说，“您放过我吧。你我之间，已经没有什么父女情分，这样拖下去，两败俱伤。您跟我用强，我是不怕的，您拿我心爱的人要挟我，以后也不再有用。我爱靳天青，只要他能回来，无论您再使什么法子，我都跟了他去。放过我吧，我要去找他。把我捉回来关在这里，唯死而已，对您的脸面，也没什么好处。”

林墨斋的大胡子，乱七八糟地颤动着，脸上神色凶狠、厌恶、惊异、惶乱，变幻不定。他猛然起身，奔进后堂，片刻工夫冲了回来，操着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。

“老爷呀！您这是做什么！”颜佑甫失声惊叫。

“林某这把宝刀，饮血无数，今天让它试试，我自己的女儿！”林墨斋满脸赤红，青筋暴跳，“以你一死，保我林家清白！是你自己豁出命来跟那个戏子的，你别怪爹爹！”

樱草额角依然流着血，脸上惨白一片，一双眼睛毫不示弱地盯着林墨斋，眼神几乎和他手里刀子一样闪着寒光。林墨斋迈步上前，刀子抵在她的脖颈，樱草微微将头一仰，随即不动。

“你！……”林墨斋喝了一声。

樱草闭起眼睛：

“颜大爷，求您给我天青哥带个话儿，我没忘了他。”

“五姑娘啊！老爷！”颜佑甫老泪纵横，扑通一下跪在林墨斋身前，紧紧抓住他持刀的手，“怎么能闹成这样！我跟了老爷一辈子，就是希望林府上下都好好的，和和美美的，我们做下人的，没别的指望！您爷儿俩，性子都太硬，我是没辙了，不如老爷您先宰了我！老爷啊，您不念着五姑娘，起码还念着太太吧！大少爷走得早，太太就这一个闺女！老爷啊，您刚得了三少爷，月子还没过，怎好在府里杀人见血！您求子得子，福星高照，万事遂意，何必再跟她一个小孩子过不去？求您了，老爷，放过五姑娘吧！”

林墨斋双手哆嗦着，眼睛死死盯住樱草。良久，他慢慢转身，扬手一掷，短刀噶的一声扎在檀木茶几上，几乎没柄。他按住几面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

“滚！老子没养过你这个女儿！”

征战辽东多不幸，被困三江越虎城。

内侍摆驾敌楼登，观看那贼发来兵。

那贼兵势如潮滚，怎不叫人胆战惊！……

广盛楼戏台上，正唱着武生戏《三江越虎城》，又名《杀四门》，讲的是唐太宗被辽将盖苏文围困在三江越虎城，名将秦怀玉力杀四门，领兵救驾的故事。去秦怀玉的是喜成社年轻武生秦月明，一身白盔白靠白箭衣，扮相精神利落，开打矫捷干脆，手中一杆银枪舞得雪花滚滚，博得台下一阵阵热烈彩声。

樱草坐在楼上角落，专注凝望那个雪白的身影。

他并不像他。唱戏这回事，差之毫厘，逊之何止千里，几乎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一点点感觉，造就了一个普通伶人与一个角儿的距离。但是，已经一年多没看戏了，此时自台下望去，所有身影，所有唱念做打，所有锣鼓丝竹，都带着无比的亲切，让樱草整个身心，感觉像灵魂归位一般的妥帖。这些日子里，也只有戏，能够让她暂时忘却身周那些混乱焦虑。

天青失踪，也不过才七天时间，于她心里，像过了七年那么长。想去沈阳寻他，但是此时的沈阳已成一座孤零零的围城，四下通讯和交通断绝，进不去出不来。白喜祥和竹青他们，早已想过各种寻人法子，都实施不得，连消息最灵通的报纸，也只能故弄玄虚地说几句“喜成社一双名伶失陷沈阳”云云。

只能坐等。漫长的、茫然的、焦虑的、苦痛的、无边无际的等待。

只因万岁被贼困，罗通挂帅我为先行。

只杀得人头如瓜滚；只杀得血流尸遍横。

伯父快把城开定，见了万岁问安宁……

樱草轻轻绕弄着搭在衣襟上的两条小辫子。终于不再需要那精美而累赘的高领长袄马面裙了，她又穿回了素净的旗袍短袄，恢复了往日的活泼爽利。

那天，被林墨斋撵出家门时，什么都没带上，在这样的深秋时分，孑然一身，踟蹰街头，几乎被警察拉走，看来爹爹是抱定心思，若她不肯回去低头讨饶，就任她冻饿而死也不闻不问。但是爹爹可能没料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世间还有很多很多好人，很多很多关心她、爱护她的人。

“你爹爹怎么舍得下这样狠手！”九道湾白家小院里，乔三婶噙着眼泪，为她包扎额头伤口。白喜祥气得背起双手，满院来回地走溜儿：“若不是你亲爹爹，得去报官！还有没有人性？身在福中不知福！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，梦里都要笑醒……樱草，你若是没有别的去处，住回来可好？东厢房你的屋子，还好端端的在那里。”

“谢谢三婶，谢谢师父……”樱草一年多来，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深厚的温暖，仿佛让她飞回了遥远的童年，那些可以肆意地骑着小羊在胡同里撒欢儿的日子。她的嘴角又露出顽皮的微笑，虽然眼角还闪着泪花：“师父，若您不嫌弃我闹得慌，我就拜您为干爹，好么？如您亲生女儿一般，终生奉养您。”

“你认真的吗，樱草？”白喜祥猛地转回身，眼中全是惊喜与疼爱，“什么叫闹得慌，什么叫嫌弃呢，有你这样的闺女，我是前生修来的福气！”

“那，就容女儿，拜上爹爹！”樱草双膝跪地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

“哎，哎，我的好闺女！”

颜佑甫叫朱妈和粉蝶打点了樱草的衣物，亲自押着车子，悄悄送到九道湾。他甚至还神通广大地运出了绣房里的几只箱子，里头全是樱草做完没做完的戏衣盔头。对这些心血，樱草早已不抱相见之望，以为准定要被林府一把火烧了，没想到还能完好无缺地回到自己手里。

“颜大爷！这叫我怎么答报……”

“咳，五姑娘，这难道不是我们下人应当做的。”颜佑甫抹抹眼角，又捧过一只漆盒递上来，“这个也是您的，打从去年到如今的……您别怪我一直藏着，我，我没辙，老爷有严命，他本是叫我收着了就烧掉的……”

樱草打开漆盒，只见是一沓沓的信，没有拆封的信。从信封上看，是她的同学、朋友，在这被禁足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从四面八方寄到家里来……轻轻抚摸着这些信封，樱草忍不住泪盈于睫：她哪里会怪颜大爷呢，总算收到了这些心意不是么？十七年人生遭遇了那么多也失去了那么多，但是何其有幸，始终不曾孤单。信封都有些旧了，但是仍能感受到那份沉厚的温度，略略翻弄一下，只见其中好多封，下款都写着云南陈少湖。樱草吃了一惊，连忙拆开最上面一封，匆匆扫视：

樱草见信如晤：

又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仍然未见回信，令人深感担忧，难道是因为战火连绵，前番飞鸿，始终都没能到你身边？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里一切倾诉给你，它们是如此吸引着我，纵使所有人都认为我不应放弃协和的职位，我也始终不悔。新医院得到民众热烈拥戴，业绩斐然，眼看着我们培训的医师一个个走上岗位，心中这份满足，多少诗歌都难以尽述……

樱草笑了，珍爱地合起信笺，收入信封。颜佑甫立在一旁望着她，眼中满是不舍：

“五姑娘，我以后，不能常来，您保重自个儿。我没法帮着你，让姑娘落到这个境地，我这心里……”他举起袖子擦起了眼泪。

“颜大爷，已经很感激您了，若不是您，只怕我连命都没有。”

“我没帮着您什么。在林府管事这么多年，就是念着要让林家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，说起来，为老爷想得更多些，为您想得不多。若是早知道这样，当时多帮着你们点儿，没准儿您跟靳爷……”颜佑甫抽搭着鼻子，“靳爷年纪虽轻，是个有担当的汉子啊。在街门外头守了半个多月，就为着见您一面，我拿老爷吓他，结果他说事情因他而起，愿意面见老爷给个交代。老爷那也是使尽了法子折辱他，他都受着，说，只要能跟您在一块儿，怎么都成，叫他也成，叫他退出梨园也成。”

樱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，顿时呆在当地：“他……退出梨园？十几年的功夫……”

“是啊，连老爷都这么说。靳爷说，他自然视戏如命，但是您比他的命

更重要。”

樱草嘴角一抖，低下了头。

“所以我看啊，老爷说剁手指头什么的，那根本镇不住他。可我是觉着，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，真要是话说僵了，弄到残伤身体的地步，就算换得能跟您在一块儿，也是太可惜，所以当时，两下斡旋着，想帮您二位按捺着点儿。现在看来呢，可能帮了倒忙……”颜佑甫又叹了一口气，“最后老爷把话说死了，撵靳爷出去，靳爷说，就算老爷不允您嫁给他，也求能多给您点儿时间，好好念书，毕业了，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……咳，你们俩啊，事情都已经这样，相互着还都是为对方着想……”

台上的戏，已经唱了大半，秦怀玉英武地架着银枪：“伯父请把心放定，小侄在此你何必惊。任凭番贼如潮滚，银枪一抖把贼平！”不知道那流落天涯的天青哥，此刻身在哪里，面临什么样的境地？他一身本事，满腔仁义，决不会屈服于任何艰难险阻，准能平安归来。愿他平安归来，情愿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换他平安归来……樱草禁不住又握紧了胸口的小铜牌。现在的她，身无长物，但只要有它在心头，也仿佛在茫茫黑暗里，守着唯一的一线光。

天青和妃红在荒野里跋涉一天一夜，才终于找到一户农家。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这家老大爷居然还在田里专心致志地劳作。两天三夜粒米未进，一路紧张奔逃，天青和妃红疲累不堪，多亏老大爷仗义收留，还煮了两碗苞米楂子粥给他们吃。

“两个娃娃，城里人吧？怎么跑到这疙瘩来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”老大爷姓栗，六十多岁了，身子骨还很硬朗，蹲在他们旁边，抽着一只烟袋锅，一边看着他俩狼吞虎咽地喝粥，一边热心地问这问那，“胳膊怎么了？血糊淋拉的。要不是看你俩面善，还真不敢收留！”

天青左臂中弹，幸好只是擦过，没有伤及筋骨，妃红用自己的围巾帮他扎着，上面浸满了血。“我们只是唱戏的，从沈阳扒车逃出来，险些被日本鬼子抓了。大爷，这儿是什么地界儿？”

“巨流河村，还是奉天地界儿，你们哪，没跑多远。”

“……那，肯定还有鬼子？”

“嗯，这四遭儿都有鬼子设了卡子，抓东北军什么的，咱也没敢细打听。你胳膊这样儿，要是让他们撞上了，非把你当伤兵毙了不可，可别到处逛荡。”

天青烦恼地望着四周山林：“我们得赶紧回北平啊。”

“过几天帮你们打听打听吧。年轻人，小命要紧，千万急不得。”

“大爷，我们遇着您，真是遇着活菩萨了。一路上到处都逃难，您怎么不逃呢？”

“还有啥可逃的？老婆子病死了，两个儿子都打仗死了，家里就剩我自个儿了，死也要死在自家田里。”栗大爷指着田边一座坟头给天青和妃红看，“老婆子就在那儿，等咱咽了气，也往那儿一躺，这辈子就圆满了！”

天青和妃红暂时躲在了栗大爷家里。他家四间草房，和北平四合院不同，都是一列朝南，中间是灶间，西边一间自己住，东边两间原是儿子们住的，现在空着，栗大爷收拾出来给他俩栖身。这两间草房已经十分破旧，驱不去的一股子霉味儿，但是跟前几天境遇相比，简直就是一步从地狱迈进了天堂。夜色已深，天青回到自己那间草房，妃红也跟了过来。

“早点去睡吧，筱师姐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妃红扭身坐上炕头，“你说，日本人这卡子要设多久？”

天青也坐下来。房中没有烛火，月光自窗框间射进来，在炕上印出灰蒙蒙的格子，两人隔着两三个格子坐着，彼此只能看见模糊身影。

“不知道。只有先躲着了。”

“你说日本鬼子凭什么在我们中国地盘上，随便杀人抓人？”

“迟早有报应。”

“你胳膊上的伤，可好一点？”

“皮肉之伤，不妨事的。”天青举起胳膊看了看，“你那条围巾算是完了。”

妃红轻轻一笑。“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还在乎一条围巾？打今儿个起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，要什么我都给你。”

天青也笑笑：“若能过了这关，是咱们两个的福气，回去得烧个香。”

“师父他们也不知道顺利到北平没有？”

“我也惦着呢。他们不定得多担心咱们。”

妃红伸出一只手，一圈圈地绕弄肩头髻发：“师父对你很好，是吗？”

“就像我亲爹爹一样。不光教我学戏，还教我做人道理。”说到师父，天青禁不住有点动容，“离开这些天，真是挂念。我爹娘都没了，世上亲人，就只剩师父、师兄弟，还有师妹，我就希望他们都好好儿的。”

妃红的眼睛，在昏黑夜色中微微闪亮：

“师妹，是你说过的那位，觉得潘巧云罪不至死的？”

“我说过吗？”天青迷茫地想了想，“这你都记得。”

妃红笑了：“你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呢。她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……林樱草。”

已经多久没说过这个名字了？三个字从唇间滑过，天青禁不住闭了闭眼睛，觉得头脑都是一阵晕眩。

妃红留心地望着他。“多好听的名字。她可懂得真多，读过不少书吧？”

“嗯，她很有学问。”

“女人家，太有学问了其实也不好。我听说有些读大书的女人，妇道该懂的事反倒不懂了，家务都不会做。”

天青争辩起来：“哪有，樱草会做，她可能干了，还会做戏衣呢，我这件胖袄，就是她给做的。”

“哦，怪不得了，瞧你当心得，都不让旁人碰。她多大年纪？”

“比我小三岁。”

“十七了呢。许人了没有？”

妃红静静地等了一会儿，但天青没有再说话。

“你喜欢她，对不对？”妃红轻轻问。

屋子里变得好静。这样的静，完全彻底的静。窗外一点风都没有了，方才那秋叶摇动和坠落的声音，田里庄稼在秋风中泛着波浪的声音，全没了，世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月亮照在窗前。这些天都没有仔细算日子，想必是中秋节快到了，月光是这样的亮，亮得仿佛是有分量的，水银一样，压进灰蒙蒙的窗纸，压进本就沉甸甸的心底。

“天青？”

“回房去吧，我要睡了。”

中秋将至，京师九城八条大街，又是热闹非凡。梨园第一盛事，莫过于“净行三杰”之郝二爷正式举行收徒仪式，纳董竹青为入室弟子。

竹青少年时已拜过白喜祥为师，但是白喜祥老早就跟他说：隔行如隔山，他改工架子花脸后，要精研技艺，必得拜本工师父才成。郝二爷比白喜祥小着几岁，此时正当壮年，技压同侪，受白喜祥所托，为竹青时常教导，经过年余考验，终于决定收竹青为徒。这天上午，举行仪式的长安街西来顺饭庄，车水马龙，张灯结彩，堆满各色条幅与花篮，前来道贺的梨园名流络绎不绝，新闻界许多记者也赶来采访报道，镁光灯闪成一片。

竹青穿了件新做的青色春绸夹袍，罩织锦团花马褂，一身上下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头皮剃得格外干净，在灯光照耀下发着锃亮的光。当年他拜入白喜祥门下时还是小孩子，未经历过如此隆重的拜师礼，面对今天这样场合，不禁额头见汗，比初踏台毯还要紧张。

“松着点，松着点，”白喜祥拍拍他肩，“你也是不大不小的角儿了，要